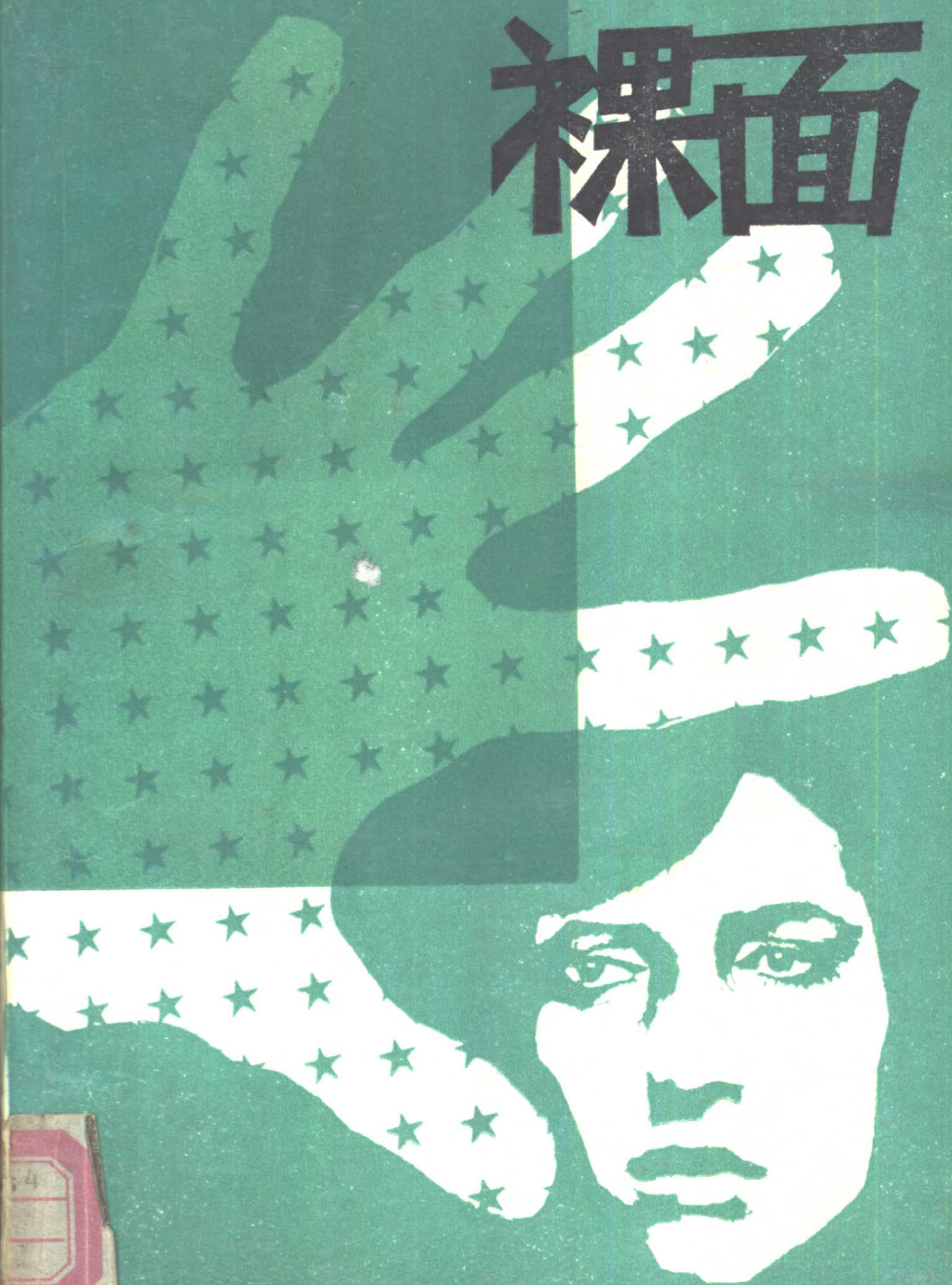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裸面



裸面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刘安义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The Naked Face

Sidney Sheldon

Copyright C by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0,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内 容 提 要

圣诞节前几天，精神病分析专家贾德医生的病人在离贾德医生诊所不远的路上被人刺死，接着他那年轻的诊所接待员卡罗尔也遇害，警方对贾德医生表示极大的怀疑。

一天晚上一辆没有开前灯的汽车悄悄朝贾德驶来，把他撞倒在地。贾德断定有人一心想谋害于他。他着手进行多方面的调查，他想起安妮，这是唯一使他动情的一位女病人。但是当他去找她，想向她倾诉一切时，她的住址却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

本书悬念迭起，情节繁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显示了西德尼·谢尔顿独特的创作风格。

责任编辑：张 榕

裸 面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5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7.25插页2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3,001—15,050册

ISBN7-104-00120-4/I·36

定价3.4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
第 三 章	21
第 四 章	37
第 五 章	52
第 六 章	66
第 七 章	79
第 八 章	85
第 九 章	91
第 十 章	105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42
第十四章	147
第十五章	160
第十六章	166
第十七章	170
第十八章	177

第十九章	184
第二十章	191
第二十一章	197
第二十二章	202
第二十三章	216

第一章

这天上午差十分十一点钟，冬雪突然象狂欢节从天空撒下白纸屑一样地纷纷下个不停，很快便使这座城市披上了银装。开始落下的那些轻柔的雪片，把曼哈顿寒冷的街道，弄得泥泞不堪，遍地冰凌。十二月的凛烈寒风将圣诞节购买物品的人们，一下都驱回到他们安逸舒适的住所和家里去了。

这时在克星敦街，一个高大瘦削的男人穿着一件黄色油布雨衣，正以他自己的节奏，跟随着圣诞节的人流急速地走着。他走得很快，但却不象其他想要逃避寒冷的行人那样奔命的赶行。他的头抬得高高地，对过往行人碰撞显然不以为意。事实上他正为摆脱了生活中的苦难，可以回家告诉玛丽说，那件事总算完结了而激动不已。过去对他来说已经完全埋葬了，未来光明辉煌。他在想象，当他把这消息告诉她时，她的脸上会多么容光焕发。这时他已走到了五十九号街的转角处，琥珀色的交通信号灯转成红色，他和急不可待的人群一起都停了下来。几呎以外，一个圣克鲁斯救世军人守在一只大锅旁边。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奉献给这位幸运之神。就在这时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突然的刺痛震撼了他的全身。难道是圣诞节喝醉酒的什么人想和他表示一下过份的热情。或许是布鲁斯·博

伊德？布鲁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气，经常恶作剧地把他搞得很痛。可是，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布鲁斯了。他开始回过头去想打量一下究竟是谁。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膝盖弯了下去。在慢动作中，他正跨越出一段距离，把自己的身体撞在了人行道上。背上隐隐作痛，并在扩散开来，呼吸变得困难了。他意识到人群的鞋子正从自己的面前走过，就象他们自身生活中的情调那样地欢快。他的面颊在冰冻的人行道上开始失去知觉，他张开嘴想要向什么人呼救，但是一股温暖的红色的血从口中涌出，流进溶化了的雪水里。他茫然地迷恋地看着那血水流过人行道，流进了阴沟。疼痛变得更剧烈了，不过他似乎并不介意，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好消息。他解脱了，他该告诉玛丽说他解脱了。他闭上眼睛，他只想在眩目的白色视野中休息一下。雪开始变成冻雨，他再也不感到疼了。

第 二 章

卡萝尔·罗伯茨听到接待室的门开开又关上了，有人走了进来，在她抬头看之前，她已意识到来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个子很高大，大约六呎三吋，全身肌肉发达，大脑袋上有一双深陷的湛蓝色的眼睛，再配上一副令人颇感厌烦的不肯迁就的嘴巴。第二个年纪轻一些。他的面孔轮廓鲜明而易受感动，眼睛是棕色的和警觉的。这两个人看起来气质完全不同，但在卡萝尔的眼中，他们就象是同母所生的孪生子。

这两个人是警探。她已经嗅出来了。他们向她的办公桌走过来时，她可以感觉到汗珠正从她的腋下滴下，湿透了衣裳。她脑子里拼命地思索了一遍：是奇克出了事？他不是才从狱里出来六个月，那天晚上在他的公寓里，他向她求婚时还答应绝不再和那帮人鬼混了么？

是萨米出了事？他不是正在海外的空军部队里吗？要是她的兄弟出了事，不会派这么两个家伙来通知她的。不，他们到这儿来是逮捕她的。她的手提包里有大麻叶，是哪个多嘴的家伙透露出去了？可他们为什么是两个人呢？卡萝尔竭力告诉自己，现在可不允许他们再碰她了，她已不再是哈莱姆区他们可

以欺侮的一名黑人娼妓了。她绝不再受欺侮了。她现在已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心理分析学家的女接待员了。可是当那两个人走近她时，卡萝尔还是越来越恐慌。要命的是此时她又回想起多年前，她是怎样藏身在散发着臭味、拥挤不堪的经济公寓里的情景了。那时白人警察可以随便破门而入，随便逮走哪个人的父亲、哪个人的姐妹、哪个人的堂兄弟，那种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不过此时她的脸上可没有显露出这种惶恐的心理反映。两位警探第一眼看到的只是一位到了结婚年龄的棕色皮肤的黑人少女，穿着一身裁制得体的漂亮的米色哔叽料子服装。她用冷漠的、随便的语气问道：“要我帮你们做些什么吗？”

那个年纪大些的警探安德鲁·麦克格里夫注意到她腋下的汗水扩散开来时在衣服上留下的痕迹。他下意识地吧医生的接待员这种紧张不安的样子，颇感兴趣地牢记心里。麦克格里夫掏出了一个裂开了缝的仿皮皮夹，上面别着一只用旧了的徽章。“十九区麦克格里夫中尉”。他指了指他的伙伴。“警探安吉利。我们是凶杀刑警队的。”

凶杀？卡萝尔手臂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奇克！他杀了人。难道他又违背了诺言，又回到了那帮人中间去了。他是抢劫还是杀了人，或许——被人杀害了？死了？这就是他们要来告诉她的？她感到汗迹在扩大。她突然发觉麦克格里夫正凝视着她的面孔，她知道他已经注意上她了。她和麦克格里夫这类人用不着对话，从眼神上就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意图。他们已经相互了解好几百年了。

“我们想要见见贾德·史蒂文斯医生。”年轻的警探说。

他的语气文雅而有礼貌，以及与之相一致的神情。卡萝尔第一次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用绳子系着的棕色纸包。

他的话使卡萝尔立刻明白了。他们不是为了奇克，不是为了萨米，也不是为了大麻。

“对不起，”她说，勉强掩饰住她那松了一口气的神情。

“史蒂文斯医生在给病人看病。”

“只耽搁他几分钟，”麦克格里夫说。“我们需要问他几个问题。”他停了一下。“我们可以在这里问他，或是到警察总局去谈。”

她注视了那两人一会儿，大惑不解地想道，究竟是要这两个办凶杀案的警探来找史蒂文斯医生？不论警探持什么想法，反正医生是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的。她对他了解得太清楚了。那是多久以前？四年。开始是在夜间法庭上……。

那是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法庭天花板上顶灯的灯光把每一个人脸都映成病态的苍白色。这个房间古老而破旧，显然保管得很不好。墙壁上一层层剥落下来的油漆，充满了一种年久失修的可怕的陈腐气。

卡萝尔运气不佳，坐在审判席上的又是墨菲法官。要知道，两个星期前她刚刚在他的面前得到缓刑，理由是初犯。这意味着她第一次被那个狗杂种警察给抓住。可这次她知道法官一定会重重地惩处她了。

她前面的一件案子差不多就要审理完了。一位高高的相貌文雅的男人正站在法官面前诉说有关他的当事人的事，一个戴着手铐的胖胖的男人浑身颤抖着。她猜想那个相貌文雅的男人一定是个辩护律师。因为看上去他颇有一种从容自信的神态，

这使她感到那个胖子能有这样一个人代为辩护，实在是一桩走运的事；而她却什么也没有。

这群人离开了法庭，卡罗尔听见法官在叫她的名字。她站起身来，紧紧并拢双膝以防它们颤抖。法警轻轻把她推向受审席，法庭书记员把案宗交给法官。

“卡罗尔·罗伯茨。在街上接客，犯有流浪罪，随身携带大麻叶烟。逮捕时拒捕。”

然后便是一大串没用的屁话。什么警察用力推搡她，她踢他的睾丸。她毕竟是一名美国的公民啊。

“你几个星期前到这儿来过，不是么，卡罗尔？”

她以听起来不那么肯定的口气说道：“我想，是来过的，法官阁下。”

“我给你判了缓刑？”

“是的，阁下。”

“你多大了？”

她知道他会问的。“十六岁。今天是我十六岁的生日。是我最快乐的一天。”说着她突然痛哭起来，哭得全身象散了架似的。

那个高高的文雅的男人站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把一些文件放进一只皮公文包里。当卡罗尔站在那里哭泣的时候，他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向法官墨菲说了点什么。

法官宣布休庭，然后两人走进法官室。十五分钟后，法警监视着卡罗尔进入法官室，那个文雅的男人正热切地和法官交谈着什么。

“你是个走运的姑娘，卡罗尔。”法官墨菲说，“你又获

得了一次获释的机会。法庭把你判给史蒂文斯医生个人监管了。”

那么这个高高的家伙不是什么辩护律师了，而是个江湖医生了。不过，即使是个杰克裂尸客^①她也不在乎。她只要在他们发现今天并不是她的生日之前，能够迈出这个臭烘烘的法庭就足够了。

医生开车把她带回他的公寓，一路上只谈了几句话，没有要她回答什么问题，这使她有机会得以镇定下来，并好好想一想这些事。在七十五号街俯临东河的一座时髦的公寓前面，车子停了下来。这座大楼有一个看门人和一个开电梯的人，他们神情自若地向他致意，那副样子足以让人们认为，他每天清晨三点钟都是和一个十六岁的妓女回家来的。

卡萝尔可从来没有见过象医生住的这样的公寓。起居室一色雪白，两张矮矮的灰黄色花呢面的长沙发当中，是一张巨大的方咖啡桌，桌面上铺有厚厚的玻璃板。玻璃桌面上摆着一个巨大的棋盘，上面刻有威尼斯的图案。墙上挂着现代的油画。门厅里有一架闭路电视监视机，可以映出大门处和大厅里的景象。起居室的一角有个玻璃门，里面是吸烟室。玻璃隔板上放着水晶酒杯和酒瓶。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下面远方的东河里荡漾河心的小船。

“法庭总是搞得我饥饿不堪，”贾德说。“我们为什么不搞个小小的生日晚餐？”于是他带她到厨房去，在那里她看着他

① 杰克裂尸客是1888年出没于伦敦夜间残杀妇女的匿名凶手，始终未能破案。——译注

熟练地煎制了墨西哥的煎蛋卷，法国的油煎马铃薯，英国的烤松饼以及色拉和咖啡。“这就是单身男人的好处，”他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做。”

这么说他是个单身男人，家里没有女人。她要是花招儿耍得高明，说不定真能让她金屋藏娇呢。当她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他把她带进客人住的卧房里，这间卧房是一间漆成蓝色的房间，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张巨大的双人床，上面罩着花格子的床单。另有一个黑色木制的镶有黄铜配件的矮矮的西班牙式梳妆台。

“你可以在这里过夜。”他说，“我去给你搞一套睡衣睡裤来。”

卡萝尔一面环视这布置精雅的房间，一面心里想，卡萝尔，宝贝儿！你可中了头彩了！看来这个家伙是想找个坐牢的黑女人玩玩，你就要成为供他玩的宝贝儿了。

卡萝尔脱掉衣服，淋浴了整整半个小时。从浴室出来时，她用一条毛巾裹着她那一身闪闪发光的足以激起情欲的肉体。当她看见床上放着一套他妈的什么白人家伙的睡衣裤时，她会意地一笑。就让它们在那儿放着吧。她扔掉那条毛巾，溜达进了起居室。医生没有在那儿。卡萝尔从通往书房的门望去，他正坐在一张舒适的大书桌旁，书桌上方是一盏老式的吊灯。书房里从地板到天花板摆满了书籍。她走到他的身后，吻他的脖颈。“让我们开始吧，宝贝儿。”她低声说，“你搞得我简直难受极了。”她向他贴得更紧些。“我们还等些什么呢。”

他以沉思的深灰色眼睛注视了她一会儿。“你招的麻烦还不够么？”他温和地问道，“你生下来是个黑人，那是没有办

法的事。可是谁告诉你非做个退学的黑人学生、吸大麻叶的十六岁的娼妓呢？”

她迷惑不解地盯着他，琢磨自己究竟什么话说错了。也许他为了使自己兴奋起来，先激起她的情欲，从而得到某种满足。或许他在搞什么戴维森的抑制术，求神降伏她这个黑女人，让她脱胎换骨，然后再跟她睡觉。她想再试一遍，她挤进他的两腿之间，抚摩他，轻声地说：“干吧，宝贝儿。”

医生文雅地使自己脱出身来，他将她安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她从来没有这么困窘不解过。他看起来不象搞男性同性恋的人，不过，这可是谁也没法知道的事。“你是怎么啦，宝贝儿？告诉我，你喜欢怎样，我都可以。”

“好吧，”他说，“让我们来相互了解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谈谈？”

“对。”

于是他们真地谈了起来。谈了整整一夜。那是卡萝尔曾经度过的最奇妙的一夜。史蒂文斯医生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他观察她，测试她。问她对越南战争、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骚乱、以及对学校风潮的看法。每当卡萝尔说出他真正想要探求的看法后，他便又变换了另一个话题。他们谈了许多她从来没有谈过的，说过的，以及那些在她眼睛里简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有才能的专家们才谈论的话题。后来的几个月中，卡萝尔经常不能入睡，她努力回味着那些促成她心灵骤变的魔幻般的话语和概念。开始时她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她明白了，并没有什么魔幻般的语言，史蒂文斯医生所做的一切很简单。他只不过通过谈话，真诚地和她谈话——以前可从没

有人这样和她谈过——把她当作人，当作平等的人，倾听她的意见，关注她的感情。

那天晚上当谈话谈到什么地方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赤裸着身体，于是她急忙跑进客房穿上了睡衣睡裤。他走进来坐在她的床边又谈了一些话，甚至谈到了草裙舞的裙环和避孕环，还有那些没有结过婚的父母。卡萝尔告诉他许多，在她生活中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以及长久以来深深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想法。直到她最后睡着了，她觉得整个心空荡荡的，就象动了大手术一样，罪恶的东西被挤出来了，挤得干干净净。

早晨吃过早点之后，他给她一百美元。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终于说道：“我是在说谎。昨天不是我的生日。”

“我知道，”他咧开嘴笑道，“不过我们可以不告诉法官。”他的语气改变了，“你可以拿这笔钱从这里走出去，直到你再次被警察逮捕，没有人会来找你的麻烦。”他停顿了一下，“不过我需要一个接待员。我认为你干这个工作可以干得很不错。”

她不敢相信地望着他。“你在哄我，我既不会速写，也不会打字。”

“如果你回学校去学习，你满可以什么都学会的。”

卡萝尔望着他，望了一会儿，然后满怀热诚地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这听起来倒是挺有趣的。”她没等他说话，就拿起那一百美元跑出了公寓。她第一个念头是：到哈莱姆的菲什曼杂货店去，到那里向经常在那里的那帮无事闲逛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炫耀一番。然后用这笔钱买大麻叶，这笔钱足够抽一

个星期了。但是当她走进菲什曼杂货店时，她突然感到自己好象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似的，从心里涌出一种腻烦的感觉。眼睛里看到的全是一丝不差的困惑的面孔，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千篇一律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废话。于是她回到了家。这时她发现，她忘不了医生的公寓了。这倒不是由于那里的陈设，使她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是因为那里是那么净洁，那么安宁，象是另一个世界的某一地方的一座小岛。而正是他给了她一张到那里去的护照。到那里会有什么损失吗？没有。不过她还满可以逗逗他看，让他知道他真的猜错了。但是，她办不到。

卡罗尔使自己也大感意外的是，她竟上夜校去了。她还搬出了她那套带有家具的房间，离开了那些家具——生了铁锈的脸盆、砸坏了的便池、撕破了的绿色窗帘，以及在上面耍过各种把戏的那张凸凹不平的铁床。当初她还满以为自己是位巴黎、伦敦或罗马的美丽的女继承人呢，而在她上面喘着粗气的男人则是拼命想要娶她的富有而漂亮的王子。但每当男人的情欲过去了，爬离开她时，她的幻梦便破灭了，直到下次再做同样的梦。……

这次她没有再留恋一眼，便离开了那个房间和她的王子们，搬回去和父母同住了。在学习期间，史蒂文斯医生继续给她以补助。她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高级中学。医生出席了她的毕业仪式，他那灰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得意的光辉。现在有人信任她了，而她也真的成了一个人物。后来她在内迪克商店找了一个白日工作，晚上去上秘书课。结业后，她开始为史蒂文斯医生工作，并且有了自己的公寓。

四年过去了，史蒂文斯医生始终象第一天晚上那样以一种

庄重而有礼谊的态度对待她。起先她一直等着他谈点她该怎样做和她将成为什么人的话语。但后来她终于认识到，他始终以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身份看待她。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想帮助她，充分发挥她自己的才能。她一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总会找出时间来和她商讨。最近她一直想告诉他，她和奇克的情况，问他该怎样回答奇克，但她却一直拖延着没有说出口。她希望她的史蒂文斯医生能以她为骄傲。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她可以和他睡觉，可以为他献出生命……

而现在这里居然来了两个刑警队的家伙要见他。

麦克格里夫不耐烦了。“怎么着，小姐？”他问。

“他指示过我，有病人时不要打扰他。”卡萝尔说。她看到麦克格里夫眼里不悦的神情。“我给他打电话。”她拿起了耳机按了一下内室蜂音器的按钮，三十秒钟后，电话里传来史蒂文斯的声音：“喂？”

“这儿有两位警探要见你，医生。他们是凶杀刑警队的。”

她聆听着他的声音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是紧张……还是害怕。什么变化也没有。“请他们再等一会儿。”他说，随后挂断了电话。

一种自豪感在她的心头涌起。他们或许可以使她感到恐慌，可绝不能使她的医生失去冷静。她挑衅地抬起头来，“你们听见了吧。”她说。

“他的病人还要在那儿呆多久？”年轻一点的安吉利问。

她凝视着桌上的钟。“还要呆二十五分钟，这是他今天最后一个病人。”